

卷四十

廣文選卷第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兮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兮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兮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兮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廣文選卷第四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二廣

明堂月令疏

魏弱翁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
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
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宮以乘四
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二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
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
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
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大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
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
王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
殃年壽未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
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
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
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
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言得失疏

王子陽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
 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
 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
 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
 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
 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
 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
 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
 極質樸日銷恩愛寔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
 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
 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
 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
 條奏唯陛下財擇焉言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
 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
 教化不嗣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
 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

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控制西羌事宜疏

趙子翁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

自依負二十日食為米一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

者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始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曰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指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上屯田疏

趙子翁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使臣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未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攻也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曹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疏

趙子翁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變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
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瘕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他變之憂十
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歸後豫息以戒不虞十
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
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疏

趙子綽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
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
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變部曲相保
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執及

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之具其土崩歸得宜不久矣從令盡三月虜馬羸瘦必
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
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尤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
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
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
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慮之用以澹一
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
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
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
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諫節儉疏

貢少翁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
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效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目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方今齊三服官作正各數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怀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二爾心當二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矣生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豈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忠

上政治得失疏

匡稚圭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大王射仁外國貴如由山勸之八天

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裔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
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

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今海內昭然威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成妃匹勸學疏

匡稚圭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營營在疚言成上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
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
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
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且恭敬遜本親之禮也玉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視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節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
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論治性正家疏

匡稚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爲之走不救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

而天下定矣

論甘延壽等疏

劉子政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褫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嘉折首獲匪其醜訖美誅首惡之人而諱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劉子政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三公其何以戒慎
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
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憾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禱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貴掩欠其高可也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藟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
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罹牧監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
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
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
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
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
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
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
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
天下莫不稱賢嗣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
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
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
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
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
慈仁篤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之
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
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

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上星孛疏

劉子政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



哀公並言夏桀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歲暈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未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賢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
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
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
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三廣

救陳湯疏

谷子雲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
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
武揚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